

© 西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红粉世家



I247.57

X065

©西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-47.57

红粉世家

QA1532/04

651934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粉世家/西 门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7

ISBN 7-5354-2826-6

I. 红…

II. 西…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6333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

封面设计:乔 咏

高 娟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8.375 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0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红粉世家



第一章

这是南京下关码头一个秋日的上午，水面上淡青色的雾霭还未散尽，悠长的轮船汽笛声传来，一艘火轮靠向岸边。几个工作人员走过来，接过船上远远抛来的缆绳系在碇石上，不少着急的旅客已经走到船头的甲板上，等待登岸。

船缓缓接近码头，跳板搭过来，旅客们往船头聚集。

岸边聚了一小堆人，有迎接旅客的人、搬行李的脚夫和几个巡警。

船刚刚停稳，旅客们便纷纷踏上跳板走过来，越来越多的旅客从船舱里涌出，踏上岸的人群还没来得及散开，后面的人又补上来，跳板成了个瓶颈，码头上，霎时有一种奇怪、沉闷的嘈杂。

来南京寻友的于水村戴着窄边墨镜，手里提着皮箱从船舱里被人群挤了出来，一身白色装束在灰暗的人潮里，格外脱俗醒目。

水村的神情很悠闲，仿佛眼前的拥挤与自己无关，可是却被身边的人群推挤得实在有几分狼狈。他笑着看身边的人群，滑稽地将箱子举过头顶上了岸，然后自嘲地咧咧嘴，钻出人群后单手拎着箱子，信步向出口处的栅栏门走去。

这是于水村踏上南京城的最初的脚步，带着一贯的与世无争和轻松。

在水村身后的不远处，人群里出现了一位身穿浅绿色洋装的女子，宽边阳帽上的轻纱放下来，遮住她的面容。她手里拎了只小皮箱，迈着风风火火的紧碎步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像一条灵动的游鱼，穿梭在水草的缝隙里。

水村站在码头出口处的栅栏门边，眼神里是一派新奇的喜悦。



栅栏门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旅客们南腔北调地叫嚷、抱怨。
一位三十多岁的红脸汉子张三悄悄走到水村身边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

张三低声问：“先生，您坐车吗？”

水村看着他神秘的样子笑了：“当然，但不知道去哪儿。”

张三一下子愣住，转面也笑着说：“先生说话真有意思，那我怎么拉呀？”

水村：“我想到处走走，车呢？怎么一辆也见不到？南京没有吗？”

张三用手指着远处的几幢房子：“我的车在房子后边，实话跟您说，老板心太黑，弟兄们约好了今天闹罢工，我老娘病了正等钱用，偷着出来挣点。”

水村看了他一眼，下意识跟着他向那几幢房子走去。

水村边走边问：“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”

张三走到停在小巷里的黄包车前：“这南京城呀，到处都是好地方，转一天也转不完，要不怎么说是人间天堂呢。”

水村上车把箱子放在旁边，跷起二郎腿笑道：“人间天堂？你说的那是苏杭二州吧。”

张三扶起车辕走着说：“苏杭二州也就是景致好，这南京城遍地是黄金。”

水村不屑地一笑：“那你还拉车干吗？”

张三：“我运道臭，天生拉车的命，我是说您，这辈子肯定要什么有什么！”

水村兴奋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天生好命？”

张三逗趣地打着哈哈：“我的话最灵了，像您这样一表人才，如果不能大富大贵，那还有天理吗？”

黄包车走出小巷来到广场外的大街，水村看着前面的过街天桥想着张三的话，脸上突然现出无限的憧憬。

水村大喊：“停、停车——”

张三收住脚步回头看水村，水村用最快的速度从车上跳下撒腿向

天桥跑去，张三看着水村的身影不禁迷惑。

一位绿衣遮面的女子出来之后四处找黄包车，可惜看不到黄包车的影子，她看到远处站在黄包车前的红脸汉子，急忙跑了过来。

绿衣女子把小皮箱扔到水村的箱子上，着急地说：“快，到星光。”

张三的眼始终盯着奔跑的水村，不在意地说：“对不住，车有人坐了。”

张三说着抬起下颌，示意客人就是刚跑到天桥上的水村。

绿衣女子顺着张三的视线也看到了水村，但是依然着急地说：“我有急事，给你双份钱。”

水村一口气跑到天桥上，桥上的劲风把他的头发和衣裳吹得猎猎飘飞，他胸膛剧烈起伏着俯瞰远方和桥下的人流，一瞬之间感觉自己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。

“嗨，我来了，我来要你的财富，我要你给我友谊，赐给我爱情，让我得到这世界上一切一切的美好，”水村不管不顾地张开双臂大声喊着，用手一指桥下，“我再也不会坐这破烂的黄包车了——”

水村突然发现黄包车不在原地，车夫张三正拉着一个绿衣女子在天桥下面跑，情急之下大声喊着撒腿下桥追去。

水村在天桥外狂奔，最后超过黄包车横身拦住，他大喘着盯住以纱遮面的绿衣女子，气恼地走过来拉她下车。

绿衣女子用手抓着车背，央求说：“先生，通融一下，我有急事。”

水村松开绿衣女子，生气地对张三说：“知道我的东西还在车上吗，是不是想分赃？”

说着把自己的箱子抽出来。

绿衣女子误解了水村的动作，客气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水村嘲讽一笑：“我说过要让你吗？我怕它被压坏了。”说着把她的箱子放在地上，把自己的箱子放在车里。

绿衣女子有些尴尬：“我真的有急事。”



水村做了一个请下车的动作，得意地高声说：“我也有急事，急着去看南京城的景致。”

张三见状只好扶起车辕等她下车，水村似乎等不急，干脆坐到她的旁边。

绿衣女子不愿下车，往旁边闪闪身子，为难地说：“要不……要不我捎你一段路，有了车你再下来。”

“你搞错了吧？今天他们罢工，找不到车了，再说这车是我先雇的，要捎也是我捎你。”水村看了看她的面纱，故意对张三开玩笑，“南京城里的女孩都长得丑吗？怎么不敢让人看到她的脸？”

绿衣女子冷冷地：“请你放尊重些。”

水村有些意外，突然恶作剧般弯腰从地上提起她的箱子，手在空中停住。

水村装得极为绅士，笑道：“小姐，请问……您去哪儿？”

绿衣女子极不耐烦地：“我已经说过了。”

一座有着南方风格的二层木板小楼侧立在一池红莲旁边，院外几乎被绿色的植物包围，栅栏两侧的竹架上长着豆角、茼蒿和一些藤蔓类的花，竹架下大片的黄色菊花宛若繁星。

玲子用剪刀从根部剪下许多菊花编成花篮，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，转身拿着花篮进了院门。

玲子还未进屋便高兴地喊：“秋山——”
很清贫却有着浓郁书香味道的房间里一半被书柜占据，墙上挂着的那只垂着红穗的洞箫好像很久没有人动过，桌上铺开的一摞稿纸上有写了半篇的文字。

秋山坐在椅子上望着墙上一张女人的照片出神。

玲子从外屋进来，径直走到书柜前找挂花篮的位置。

玲子把花篮挂在橱柜边：“秋山，这儿好不好，你一扭头就能看见。”

秋山半晌没说话，良久起身替玲子摘下头发上的一片花瓣儿，轻声说：“我觉得你姐姐好像昨天还和我在一起，我……真想知道

她……她是怎么死的。”

玲子回头看着秋山，眼神里有种不悦：“从姐姐的坟上回来你就没有张过嘴，一张嘴就问这，我不会说的，逼我也没用。”

秋山极力想把话说的温柔些：“我心里容不下别人了，我早说过。”

“那你一辈子也别想知道。”

“你是我妹妹。”

“我不是你妹妹。”玲子突然大声喊起来，忽然又觉得过份，低声说，“你歇着，我做饭去。”

秋山忍住不悦的情绪，像没发生什么一样也客气地说：“不用，等水村来了我们去看歌舞剧，在外面吃。”

玲子：“不是不让你买票吗？又乱花钱。”

“我都两年不见水村了，一起看场歌舞剧也算为他接风，主要还是让你散散心，我们上学的时候常去听京戏呢。”秋山又看看窗外的天色说，“他也该到了。”

南京著名的星光大剧院里，一群人忙着装台，有些洋气、花哨的舞台布景在灯光下显得刺眼。有人晃了一下底幕的灯片，水纹真的像流动起来一样。

有个男演员从外面快步向他走来，还未上台先喊了一声“团长”。

团长着急地：“有消息没？”

男演员：“我查过了，桃枝坐的船半个小时以前就到了。”

“那她应该到了呀，”团长看看手表，“还有一个半小时演出开始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

正在帮忙装台的女演员小香停下手，走到团长身边，说：“团长，桃枝姐什么时候误过场啊？你今天怎么乱了阵脚，不就是个方什么泽吗？我们伺候当官的、有钱的也不是一回两回，南京的我们还不怕呢，怕他上海的？”

团长：“你懂什么？那姓方的到南京是来投资的，知道他有多少家产吗？能买半个南京城，连政府都求人家，你说他有多大来头？小



香：“你马上跑一趟去迎桃枝，雇辆汽车，快去。”

小香显然不乐意，悻悻转身走开。

男演员忽然想起什么，小声说：“哎，团长，听说跟方润泽来的那个上海报社的女记者挺漂亮，你说今天她能来吗？”

团长：“人家来也是陪着方先生来看戏，你打听什么？”

绿衣女子和水村坐在车上，张三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跑得很吃力。

水村侧头好奇地想看绿衣女子，可她蒙着脸看不到表情，只是脸上的纱巾有节奏的飘动。

水村只好盯着纱巾，偏偏纱巾总是在要掀开时又垂下，绿衣女子一截粉白的脖颈若隐若现。

水村转过脸看着街景，笑道：“我猜你长得一定很丑，要不……就是很漂亮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最在乎自己的脸，你……是哪一种呢？”

绿衣女子不理睬。

水村并不气馁：“其实，你给我讲讲南京的名胜古迹也好，也不枉我们认识一场，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脸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绿衣女子对张三大声说：“师傅，麻烦你快点。”

水村故意捣乱地对张三说：“我可以付双倍的车钱，而且会一整天都在车上，慢点。”

张三刚快的脚步又慢下来。

绿衣女子欠欠身子离水村远点。

水村故意抬起手在她眼前晃着：“你的声音很好听，估计长得不会太丑，要不要我验证一下？”

绿衣女子实在难以忍受，扭头间正好看到一辆空着的黄包车停在马路对面。

绿衣女子：“停车。”

张三不知发生什么事，急忙停住脚步。

绿衣女子下车拿了小皮箱向黄包车跑去。

黄包车旁边一只黑狗站起来，严肃地盯着她。